

經

義

考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擬經 十二

王氏通中說

唐志五卷 或作十卷

存

李翊曰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

阮逸序曰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

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明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闕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

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已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閒且曰同志淪殂帝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注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溘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

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
故稱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
故稱顏回能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
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
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
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
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平天
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
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髮鬣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
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乎虛無下不局乎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

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

宋咸曰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李觀曰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而傳之者非其人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誚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何如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爲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

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躬爲弟子而忽忘如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爲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閒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湓辭以求媚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遺也至修春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弒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傳者奸詐無禮之人也

鄭獬曰中說李德林請見援琴鼓蕩之什又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

晁公武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通行
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
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摸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
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
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
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
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
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
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
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
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卽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
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

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已

洪邁曰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踪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不肯仕於隋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

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
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
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
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
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
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
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
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王明清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
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
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
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

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陳亮曰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予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

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

摹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人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也

林希逸曰通之中說模倣論語之文倣規爲圓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胸臆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爲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拙耳

陳振孫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此爲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爲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王應麟曰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潘音曰楊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言語然道理尙未透悟

吳師道曰文中子書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

楊廉曰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之宜朱子有小兒瓦屋之譏也

羅欽順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鄭瑗曰王氏中說或謂宋阮逸僞作陳同父類次之謂阮氏本與龔鼎臣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此啟後人之疑也

王世貞曰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貴爲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是爲疑若予所疑固不止是孔門七十子齒莫過於顏路季路然非有長於夫子者至考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四年卒壽僅三十

三爾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貞觀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

胡應麟曰王仲淹著中說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仲淹生隋季世遁跡閭巖一時與遊輩常數子而外毋論房李王魏若風馬牛不相及卽薛收杜淹識者亦疑焉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槩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

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孫辭以對以炫之矜弼之復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唐公文獻曰文中子書所謂正禮樂讚易道以之續經者率散逸惟中說十篇傳於今中述勸講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僻博雅而不肆於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者也

蕭雲舉曰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仲華講道河汾所爲中說其辭約其致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足以不朽彼以僭罪之者苛矣

王圖曰仲淹中說十篇或議其擬論語爲僭然當正學涇